

早起的虫儿

——柏杨杂文选

李强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

早起的虫儿

——柏杨杂文选

天 强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

早起的虫儿

——柏杨杂文选

天强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43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ISBN 7-80549--071-6/I·56

定价：2.25元

序

本书定名为《早起的虫儿》，有典故在焉。西洋谚语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老家伙常用以鼓励年轻朋友勤勉奋发，闻鸡起舞。问题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么，早起的虫儿哩，也有啥吃？不但没啥吃，恐怕反而被早起的鸟儿一啄下肚。同样早起，同样努力。何有幸有不幸乎哉。

过去，柏杨先生因为早起嚷嚷——诸如：主张节育，主张离婚，主张堕胎，主张中国方块字横排时应由左到右，能进一步拼音化更好。结果被吃掉九年零二十六天，虽然死里逃生，却也剥了一层皮，悲夫。

目
录

序

早起的虫儿

——与柏杨谈敏感

问题……………李 宁 (1)

中国为什么不强大

——柏杨在座谈会上的

讲话…………… (39)

文学与人生

——在南华时报主办的第一次

南加州文学座谈会上柏杨

先生的讲话…………… (52)

谈丑陋的中国人…………… (75)

圣人与孔家店…………… (80)

酱缸及其成份…………… (86)

头发的故事…………… (89)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 (96)

返老还童…………… (98)

造美…………… (104)

困惑不解…………… (111)

缠足与宦官…………… (116)

种族歧视…………… (119)

互相干你娘…………… (122)

一块钱的战争…………… (125)

鸭子嘴	(131)
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	(137)
认真检讨自己	(143)
奴才群	(149)
人生以出国为目的	(153)
取消籍贯	(158)
窝里斗	(164)
异乡人	(170)
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	(173)
互相称呼名字	(177)
窝里腐烂	(184)
大男人沙文主义	(188)
权势崇拜	(194)
多妻制度	(203)
门当户对	(208)
我们的歌	(213)
方块字	(219)
丑陋的美国人	(225)
“食不言、寝不语”	(232)
泛道德主义	(235)
圣崽与中国建筑	(237)
我的生活	(243)
柏杨其人其事	
——代后记	(249)

早起的虫儿

——与柏杨谈敏感问题

李 宁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问：许多座过政治牢的人，出狱后大都沉寂了，你是少数几个依然提笔为文，并且锋芒不减当年的人。对你，对社会来说，这代表什么意义？

答：有句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坐牢后，就有了一个心理准备，晓得出来后，很多事是不能做的，所以买了很多手相书，差不多花了两年的时间去研究，打算出来以后，靠这个谋生。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政治犯是不能开相馆替人看相的，我也没有再继续学下去。

等我离开牢房，踏入社会，真的是四顾茫然，不知道做什么好。写东西这种事，并不是你主观意愿说要写就能写的。这需要有客观条件，譬如人家愿不愿意发表，敢不敢发表。所以，都是有人找我写，我才写。

第一个找我写文章的是《爱书人杂志》，我给他们写了一篇《中国人史纲总序》，后来联合报副刊骆学良

也找我写，可是后来因为换了主编，所以又作罢。没多久，余纪忠先生打电话向我约稿，邀我参加中国时报一次作家联谊会，在会上特别表示：欢迎柏杨归队。我说我还是个问题人物，不要给报社惹麻烦才好。余先生说这有什么关系？他不在意。我在时报的专栏，就这样开始。

但是，在《爱书人杂志》和中国时报之前，我最早写的两篇文章，却是给自立晚报的。因为我出狱后的第四天，去看吴三连先生，吴三连先生希望我继续给自立晚报写点东西，我也写了。可是国民党新闻党部出来干涉，报社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柏杨也很客气，派专人接他出来，应该没有问题……新闻党部却是很强硬，说那都是表面，幕后绝不是这么回事。我为自立晚报写文章的计划，就这样被打断了。

记得出来后不久，陈鼓应先生也问过我这类问题，认为我“复出”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不见得每件事都非得有什么意义不可吧！或许有意义，我也不晓得。反正一切就是这么自然形成。

不自觉的改变

问：你觉得你在坐牢前后有什么转变？譬如在写作方面的思想和情怀，有没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很多人批评我写的文章跟过去不一样，我

自己却觉得没有么什改变。可是，既然有那么多人感觉如此，那或许我真的是改变了，只是这种改变我并不自觉。

归纳起来，一些人说的改变，无非是指我在枝节上或个案上一些问题，没有从前那么激烈反应。如果指的是这点，我也承认。因为比起过去，我现在的心智是成长了一点。这倒不是好坏或深浅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到了某种层次以后，自然会有某种层次的境界。

对社会上一些病态和不平的现象，我们当然要攻击，而且要它们消灭、绝迹。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出它的根。就象你砍断了一只被病毒侵入的手，但是病毒不一定会随着手的被砍而消灭，如果病毒还存在，它同样会渗透到骨内其他部位去。更何况我们连砍掉的力量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找出那个病毒来，究竟那是什么病毒？这个病毒使一切的病态，不断的重复循环。今天消灭了，它明天又再生。几千年来的中国，就是不断的被这巨大的、无形的病毒在吞噬。

譬如刑求问题，几千年前就有人攻击，在我之前的前辈们，也不知攻击过几千次。可是，今天我们面对的，还是这个老问题。而且，我敢保证，象王迎先案这类事情，以后还会发生，攻击刑求，当然是必要的，但刑求为什么不断重演？而且将来还

会继续重演？这问题更大，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个病毒。

再譬如政治不民主，我们也已经呐喊了几十年，现在还是民主不了。只好让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治理自己的能力。

国民党是中国文化必然的产物

问：当我们检讨台湾的民主时，许多人常会搬出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中国文化有很多是不利于民主推行的。可是也有一些人觉得，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关，但国民党本身的性格，也是一个大的因素。有些人觉得国民党的存在，在中国文化上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答：我的看法跟他们有点出入，我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文化必然的产物。

如果没有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消灭了，再出来另外一个党，还是一样。

没掌权时是一套·掌权后马上就变

问：我们不妨举日本做例子，日本在战前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她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在战后，她一跃而成为典型的民主国家。现在很多人在探讨为什么中国实行民主这样缓慢时，只

搬出一般的中国文化问题，就涵盖过去，似乎说服力稍嫌不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国民党的性格和际遇，一齐放进来讨论。

答：国民党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我想，除非这个文化的本质有了改变，否则，不管你是什么党，都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民主不民主，以及中国人千秋万世的命运，不握在当权的人之手，而握在民间在野者之手。因为在野的人没掌权时是一套，掌权之后，却马上就被那病毒吞没了。

问：你说的那个病毒是什么病毒？

答：就是我前面提的，我们要探讨的那个病毒。

军事北伐·政治南侵

问：再回到这个问题上，究竟影响民主进度的，是文化的因素大？还是国民党本身性格的因素大？

答：我认为文化的影响大。国民党又何当不愿脱离这个传统的桎梏呢？

记得在一九二八年那个时候，“军事北伐，政治南侵”。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的父执辈告诉我，当时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新气象，尤其北伐成功后，真的是生机勃勃的不得了。可是这种蓬勃，马

上就被“政治南侵”给吞没掉。这个政治南侵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把它解释成是北洋军阀豢养的那些政客。可是，北洋军阀也不是平地起来的，他还是在某种社会某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未被连根拔起

问：那你觉得中国大陆处理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呢？他们是不是几乎已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

答：以我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被连根拔起，而且恰恰相反，坏的部份还是原封不动的酱缸。假如跳出了酱缸的话，就不会发生四人帮灾难，四人帮事实上是一群被酱得疯狂了的恶棍。

物质文明须与精神文明合而为一

问：那么你对所谓西方物质文明及东方精神文明的说法，有什么意见？

答：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我实在不知道东方精神文明在那里？我觉得一种进步要发生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同样发生。好比说用抽水马桶，这是物质文明，但假使没有精神文明来配合，那么这个马桶就要不通了。再譬如红绿灯，这也是一种物质文明，但驾车人如果不遵守红绿灯的指示，那这个物质文明如何显示呢？所以物质文明必须与精神

文明合而为一。

只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值得献身

问：你时常自称是糟老头，但很多人见了你后，都觉得你神采奕奕，而九年的冤狱，似乎更使你否极泰来。我想知道，你在经历过这样的坎坷以后，如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答：听过“你往何处去？”这个故事吗？我想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你的问题。

当彼得告诉耶稣：“主啊！我愿为你死”时，耶稣回答说：“彼得，不要这样说，你在鸡叫前会三次不认我。”后来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他。

当尼罗皇以大火烧城，到处捉拿基督徒时，彼得也跟着人群往外跑，跑到离罗马城十几公里的一个小教堂附近时，跟迎面走来的耶稣，碰个正着，彼得问耶稣：“主啊！你往何处去？”耶稣说：“我要到罗马。”彼得说：“罗马怎么能去呢？”耶稣回答：“你走了，我的子民没人照顾，我要回去再一次死在十字架上。”彼得听了深受感动。决定继续回罗马传道，最后被罗马人抓住。彼得讲了一句话：“我不配象我主一样，头朝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求你们把我头朝下倒钉。”结果圣彼得是头朝下死在十字架上。

另一个故事是扫罗与保罗之分。当罗马军队在

迫害基督徒时，扫罗奉命到处捉拿基督徒。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突然受到圣灵的感召，刹那间，从绝对的反基督，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改名叫保罗。

这两个故事很能表达我的心里路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断的摸索、前进，走了不少错误的路，经历了林林总总的痛苦，最后找到一条自己该走的路。

我从小加入国民党，并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台湾后，更进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年轻时候的想法，当然很多与现在不同。在经过不同的历练后，我慢慢成长，终于发现我所追求的，并值得我献身的，只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因为只有走这条路，中国才能得救。可是，我常常有一种无处为力的感觉，我觉得我爱这个国家，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我觉得做中国人真是好难。我希望我能再多活几年，让我把这些叮咛的话写出来。

监狱是卧虎藏龙之地

问：我想请你用一个文学家的心情，很直觉的回应一下，你当初坐那个政治牢时，牢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答：监狱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尤其是政治犯监狱。

生日订在三月七号

问：你回想一下你在牢里的心情好吗？

答：可以用两个字表达，不过这两个字已经被用滥了，就是“悲”和“愤”。

我是孤儿，一生下来母亲就去世，所以，我一直不晓得我究竟那天生的。来台湾时，姑妄填写十一月一日。可是出狱后我把生日改为三月七日，因为我在三月七日入狱。从这天起，我跟国民党了断。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订在三月七日，为什么不订在四月一日，因为四月一日是我出狱的那天。我想，为什么要订在四月一日？难道还要我感谢他们还给我自由吗？

有一种受骗的沮丧

问：你入狱后曾经绝食抗议，一心求死。请问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下，又决定求生？

答：我没坐牢前，已经知道国民党黑暗。我以为，国民党虽然黑暗，但总还应该是无理可讲的。但被捕之后，我才发现，根本无理可讲，无法可遵。最巧，我以为他们那样对我，只是因为不知情而已。我对他们是一片赤心，一往情深。就譬如我爱你，但尔不知道而已。等我一旦觉醒过来，发现不

是这么回事，我有一种受骗的沮丧。尤其在审判过程，我感觉很多东西都很面熟，我不是写了一些反共小说吗？在我笔下的共产党，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滤过性病毒

问：你认为那是不是国民党的特色？

答：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的一部份，国民党接受了。

“宁愿错杀一百不愿错过一人”的心理，以及“罪及妻孥”“满门抄斩”、“诛九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病态的一面。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还算幸运，不致于被“满门抄斩”、“诛九族”，但（罪及妻孥）却不能避免。我入狱后，妻子马上被中国广播公司解职，被捕后的第六日（还未被起诉、判决）、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黎世芬——我们是穿草鞋、三十年的老友——立刻强迫我妻子辞职，我岳母马上被限制出境。纵令我犯下滔天大罪，又与我妻子何干？但这难道是国民党发明的？不，中国传统里就有这种东西，一到那个关头，国民党就习惯性的一下子发作起来。

所以这又回到我前面所讲的，基本上还是文化品质的问题，不是在朝在野的问题。如果不从品质上根本改变，在野的一旦掌了权，那些病毒还是一样发作。你不要忘了，国民党也不是生下来就在朝

的，最早的国民党也是在野的。可是一旦他在朝了以后，原形就全出来了。我们不妨这样说，病根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滤过性病毒。任何人上台，都出毛病。

国民党不会自动交出权柄

问：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这种病态无疑会更加显著。但假使出现另外一个制衡力量，也许情形会改善得多。

答：是的，当然是的。不过，除非有凯末而那样的大智大慧，没有一个当权政党会主动放弃权柄，国民党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必抱怨国民党不肯交出权柄，他当然不肯交出来。

坐牢的原因

问：你愿不愿意谈谈你坐牢的原因？

答：我坐牢的原因，大家早都知道了——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于是等、等、等，总算等到一个藉口……

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这段时期，正是美国要撤出琉球，准备将台湾当作一个正式基地的时候，也就是国民党最踌躇满志的时候。那时有一个作业，准备对文化界的“败类”，做一个肃清，而我是他们眼